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十八回 鎮三山遭冤入登雲 焦面鬼謀妻落枯井

卻說蔣敬假作黃信領青州兵來合營會剿，登雲山嘍囉來遞降書，尤元明主剿撫並用之說，當受他納款。蔣敬恐怕鄒瓊疑心，故意說道：「不可。若是良民不得已而峭聚山林，情猶可恕。今這伙賊寇，投誠復叛，法所不容。況區區小寨，破之何難？不可聽信。」俞仁道：「黃將軍之言，雖是有理，只是山勢險峻，林木叢雜，死守不出，曠日持久。目今朝廷西北用兵，糧餉不敷，我等三軍暴露於外，登、青、萊的兵盡數調來，城守單弱，恐怕別寇乘機竊發，為禍不小。且受他納款。只是兵法云『受降如受敵』，不可懈怠了。」鄒瓊道：「俞將軍之論，深為得計。」吩咐嘍囉道：「降便准了，限三日內都要面縛轅門。若再遲延，攻破山寨，寸草不留！」嘍囉稟道：「明日燒燬寨柵，料理花名冊籍，全伙下山。求元帥先給免死牌。」鄒瓊喚軍政司給一張大牌，凡來投誠，魚貫而入，逐名聽點，備花紅給賞。營中兵士免得廝殺，盡皆歡喜。嘍囉叩謝。回到山寨，將鄒瓊准降、蔣敬等各人的話說了，樂廷玉就差孫立打東寨，阮小七打西寨，孫新、顧大嫂埋伏登州去路，鄒潤、穆春埋伏萊州去路，自同扈成直搗中軍。分撥已定，三更時分，人銜枚，馬摘鈴，悄悄下山。到得寨邊，並無動靜。

先說樂廷玉、扈成排開鹿角，發一聲喊，殺入中軍。鄒瓊終是慣將，不卸衣甲，急起身來，見一派火光，滿營通紅。那些軍士都在睡夢裡，馬不及鞍，人不及甲，亂竄起來。鄒瓊手拿大桿刀，當先抵敵。樂廷玉挺點鋼槍，兩下相持，忽然黃信領嘍囉殺出。鄒瓊見裡應外合，心慌意亂，被樂廷玉一槍擗倒，扈成趕上一刀殺了。兵卒各自逃生。尤元明聽得中軍喧嚷，方起身來，阮小七早已入營，一朴刀砍翻。俞仁知兩寨已破，飛身上馬，往寨後逃走，孫立緊緊趕來。一聲炮響，閃出鄒潤、穆春，措手不及，被孫立一鞭劈下半個腦袋，死於馬下。四路裡剿殺，到得天明，三營的兵盡皆敗沒。奪得馬匹、衣甲、器械、糧草，搬回山寨。正是：鞭敲金鑼響，人唱凱歌回。眾頭領不勝之喜，重賞嘍囉，大擺筵席，歡呼暢飲。

樂廷玉道：「眾寡不敵，困守多時。若無蔣大哥改扮青州兵將裡面殺出來，幾乎存紮不住。」孫立道：「我這兄弟本是個落第舉子，文武全備的。只看他假做黃信，一些圭角不露，使鄒瓊並不疑心，便見他的才調。只是黃信身上用計忒毒了，須知會他上山，免得受害方好。但恐怕未必肯來。」蕭讓道：「黃信武藝高強，極有意氣。只因權宜之計，借他名兒，破了三路大兵。前日調青州兵將會剿，他托病不來，足見昔時情分。今陷害了他，坐視不救，於心何忍？待小生掉三寸不爛之舌，說他回歸山寨。若是執迷不肯，這也由他了。」樂廷玉道：「蕭先生言之有理，事不宜遲，恐登、萊殘兵回去，說是青州統制內應，就有口難辨了。敢煩明日就行。」當晚宴罷。次早蕭讓原扮白衣秀士，取些銀子在身邊，作別下山不題。

且說登、萊兩府的敗兵回來，稟道：「青州統制黃信領五百兵來合營，結連賊寇，引他晚間劫寨，在裡面殺出，壞了三位將官、五千兵馬。」兩府一面會稿申報樞密府，就行關知會青州，把黃信收管。青州太守姓張，是科甲出身，為官清正，一塵不染，與黃信極是相知。當下見了知會文書，不勝駭異。就請黃信到來，與他說知。黃信道：「末將因有瓜李之嫌，又且染病，前日預先申覆不去合營，這幾時從不出城，恩府深知的。哪裡有這樣事？」太守道：「統制，你素履忠貞，本府佩服的。想是賊人反間之計，假冒將軍領兵助戰，破了官兵。現放本府作證，如今先回文到兩處，說將軍從不出城。然後申到樞密府，力為辨明。願以百口相保，不須憂慮。」黃信致謝不盡。回到府中，終是放心不下，悶悶不已。

過了兩日，門上報到：「有東京蕭秀才來訪。」黃信想道：「東京有什麼蕭秀才？」再省不起。道：「有請。」見是蕭讓，相見畢，黃信道：「蕭先生，你在東京供奉，哪得光降？」蕭讓道：「為朋友一件事牽累，安身不得，特來投奔。兄長大才，復任青州，一向定是得意。」黃信道：「向日為花知寨一事，宋公明勸上梁山。招安之後，東征西討，留得性命，蒙聖恩重授此地。新任張太守與小弟極合得來，倒也無事。不料孫立、阮小七等不知為甚事，重聚登雲山，樞密府差一員上將，領三千御營兵馬，又會合登、青、萊三府統制征剿，行文來調我，因眾兄弟在哪裡，左右皆難，只得推病不去。不知哪個假冒了小弟，打青州旗號去合營內應，三路兵將盡行敗沒。登、萊西府會稿申報樞密府，又行關來討收管。太守雖極力分辨，恐有不測，因此納悶。先生來得正好，與我籌畫則個！」蕭讓道：「總是朝廷昏暗，奸黨專權，我們舊日弟兄一個也容不得。宋公明一生忠義，日望招安。血戰多年，功高不賞，反齏鴆酒藥死了他。小生是閒散之人，」指臉上金印道：「為安道全出使高麗，被盧師越讒謗，蔡京發怒，奏過聖上，著大理寺勘問，安道全知風潛避，開封府將小弟與金大堅申解，幸得宿太尉營解，從輕發落，刺配沙門島。在登雲山經過，被他們劫了上山。剛退鄒瓊來會剿，眾寡不敵，存紮不住。恰好蔣敬上山來，扈成獻這條計，叫他扮做兄長，就破了三路兵。兄長雖然不去，盡說青州統制內應，況又是舊日同伙，哪裡去分辨？雖有太守作證，那高俅、童貫一班奸黨豈肯聽信？不如及早同了小弟去，免得禍到臨頭，悔之晚矣！」黃信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先生且留幾日，看太守申文分辨得明，權且容身；若有變故，只得依著兄長了。」蕭讓見他猶豫，不好十分催促，只得住下看光景。

到第二日辰牌，只見一個將官，身披細鎧，腰懸利刃，領百來個關西大漢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直入統制府。黃信忙問來歷，那將官喝令把黃信拿下，推過車囚住。原來是鄒瓊的女夫，姓牛，為濟州都監。聞得丈人被黃信內應殺了，心中仇恨，不待樞密院來文，就先捉住，太守聞知，急來分解，哪裡肯聽？罵道：「這賊子反性尚在，朝廷升你做都統制，不思量盡忠報國，又通同舊黨壞了三路兵將！」太守道：「黃統制患病，與下官終日在此，並不出城！這是賊人詭計，假冒青州兵，下官可以力保。已申辨到樞密院了，不可造次！」牛都監道：「他假推患病，潛到哪裡通謀劫寨，大小三軍親眼見的。太守你先有文書知會，也要連坐！」喝令軍士推著囚車竟去。太守嗟歎不已。

卻說蕭讓見黃信拿了，如飛回到山寨報知。樂廷玉即點五百嘍囉，引孫立、扈成、阮小七埋伏在青州來路。等到次日，只見牛都監氣昂昂騎在馬上，兵士簇擁囚車前來。林子裡一棒鑼聲，閃出四騎馬，五百嘍囉一字兒擺開，阮小七道：「知事的，留下買路錢，放你過去。」牛都監大怒，道：「我是濟州上司官，哪有買路錢與你這伙草寇！輒敢大膽！」阮小七道：「莫說你這蠢牛，便是宋官家在此經過，也要脫下平天冠做當頭。」牛都監也不回言，把潑風刀對面砍來。樂廷玉挺槍接住，孫立又提虎眼鋼鞭橫打過來，牛都監抵擋不住，拍馬便走。阮小七、扈成早打開囚車，放出黃信。樂廷玉見牛都監走了，也不追趕。黃信騎了嘍囉一匹馬，回到山寨，一齊拜見。黃信致謝道：「這位好漢是誰？來救小可的性命！」孫立道：「是祝家莊上教師樂廷玉，與我同學武藝的弟兄，除授登州都統制，請來做山寨之主。」指扈成道：「是扈三娘哥子扈成，這條妙計是他定的。」對蔣敬道：「兄弟，你假冒我得好！」蔣敬道：「若不是假冒，兄長在青州做官，威風凜凜，哪肯到山寨裡來？」眾人齊笑起來。蕭讓道：「我苦口勸你，只管遲疑，誰知禍在頃刻！」黃信道：「多蒙列位救拔，從此死心蹋地了，只是負了太守一片好心。」當下大排筵宴，與黃信慶賀。連夜差人下山，迎取黃信家眷。

酒至半酣，安道全道：「蕭、金二位為著小可無辜受累，賴眾弟兄救得上山，只為兩家宅眷寄在聞煥章莊上，不通音信，兩地掛心。連日見山寨有事，不敢說起。今日寧靜，意欲到哪裡接來，無有親信人可托，自己下山，恐人認得不便。只有穆兄弟初到，身上沒事，央煩走一次，不知意下若何？」穆春道：「兄弟們總是一般，明早便去。」安道全大喜。當夜席散，安道全修了書札，封一百兩銀子相謝聞煥章。蕭讓、金大堅各有家信，穆春就下山。安道全道：「聞煥章莊上離東昌十里，地名安樂村，在官道邊。門前一座小石橋，有株古梅橫過來便是。」穆春道：「不消細說，路在口邊。」掛口腰刀，提條朴刀，背上包裹，作別下山。

在路不消幾日，到了安樂村，問到聞煥章家，有個小廝出來問道：「客官哪裡？到此何事？」穆春道：「訪聞先生的。有安道全、蕭、金二位家信在此。」蕭、金兩個娘子因久無音耗，甚是耽心，說有家信，自走出來。穆春向前施禮。蕭、金娘子問道：「客官上姓？家信在哪裡寄來的？可曾親見我們官人麼？」穆春道：「我便是梁山泊上小遮攔穆春。二位哥哥俱在登雲山寨裡，恐

二位嫂孀子記念，特要我來迎接二位嫂孀子到哪裡去。」就把家信遞過，蕭、金娘子道：「原來是穆家叔叔。雖在山寨多年，不曾會面，故不認得，有勞叔叔遠來。聞先生為著我們有些事故，到東昌府去了，恐怕晚上回來。我們這幾日如坐針氈，如今有了音信，萬分之美了。叔叔請坐。」轉到裡面，整頓午飯，叫小廝搬出來吃了。

穆春坐到將晚，聞煥章才來。相見罷，穆春道：「小可從登雲山來，有安道全書札在此。」打開包裹，取銀子一並送過。聞煥章看了書中來意，道：「足下高姓是穆，一向久慕的。安先生送銀子來，便是客套了。」穆春道：「教小可致意，略表寸心。」聞煥章收進，搬出酒肴相待，說道：「小生一心耿直，路見不平，長受小人之累。蒙安先生托蕭、金二位宅眷在家，蕭小姐與小女情投意合，如嫡姐妹一般，終日做些女工針指，閒時吟詩寫字。蕭、金二位娘子俱各賢淑，竟是異姓骨肉。只為有一朋友，姓仲子霞，是個風雅之士。前邊夫人生下一子，甫得六歲，夫人不幸得病身亡。那仲子霞囚中饋無人，幼子沒人撫養，只得續娶了一個姓胡的。那胡氏是再醮之婦，兇悍異常，性情惡劣。那前邊的夫人聰明賢達，知書識理，夫妻相敬如賓。子霞當初看做世間極平常的道理，也就不知不覺過了。誰知續娶那胡氏，這般暴戾，大不相合。被媒人所誤，只得無可奈何。在家一日也住不得，因有個舊友升任西川採訪使，請他為記室，把兒子送在小生處讀書。子霞出門之後，胡氏就喚前夫之子，綽號焦面鬼，來家同住。那焦面鬼稟了母氣，一發狠毒不仁，唆著母親百般凌辱，竟把仲子霞幼子磨滅死了，占了他家私，一窩的快活。小生其實可憐那孩子受屈而死，未免發了幾句公道說話，衝撞了他。這胡氏陰險之極，並不發怒，反央人來求小女的庚帖，聘做媳婦。又對人說：『不肖時，就把他的陰事到東京首報，怕他不連夜自己送過來！』我一聞知，氣得發昏。我這女兒要覓個快婿，倚托終身。多有豪門世族要來聘定，一概謝絕。怎肯與焦面鬼為配？不要說他庸惡陋劣無賴小人，只是那胡氏，天下第一個惡婦，怎肯送到他手中磨折！回絕了他。果然那焦面鬼到開封府呈首，道是窩匿反寇家室，縱放欽犯，逆天大罪。行文到東昌府捉人。我尋思提到開封府，自有宿太尉營救，料沒大事。只為受了安先生萬金重托，豈肯使二位娘子去出頭露面？這叫做『為人謀而不忠』了。正在萬難擺佈的時節，得足下接了去，擔子就輕，十分之美！」

穆春見說，怒形於色，說道：「那惡婦與這焦面鬼住在哪裡？我今夜殺了他！和聞先生同上登雲山，怕他叫起撞天屈來！」聞煥章道：「這個使不得。小生是閒曠的人，事情分解了便沒事。只要二位娘子完美其事，就無對證，怕他怎的？穆兄你且耐性，我今日東昌去打聽，呈首是真的，來文還未到，恐怕只在日內。」穆春道：「如此，明日早些僱兩乘車子押送到山。安先生知道，放心不下，必然要小可到東京來看覷先生呢！」聞煥章道：「我到東京有人護衛，再不敢動煩。還有一件難處，拙荆亡過，只有這個小女，我到東京去時，舍下無人照管，又恐那廝心懷不仁，要使強暴。若帶到京時，近日聞得金國敗盟，統兵南侵，在京官員多有打發家眷回鄉。若有變故，進退不得了，思量安頓在親友處，亦無至親切友可以托妻寄子的。如今世上人轉眼相負，因此躊躇不定。況是蕭小姐要與小女分別，戀戀不捨，各自流淚，正難為情。」穆春道：「小可有個計較在此。安先生與尊駕為金石之交，蕭讓、金大堅蒙先生高誼，刻銘不忘。山寨裡目下殺敗了三路大兵，官軍魂飛魄散，不敢正眼相覷，萬分寧靜。小可輩雖是粗人，都是頂天立地的漢子，立心不苟。不若小姐同到山寨，待事平之後，迎接還家，實為至便。」聞煥章道：「便是二位娘子也是這般說，今得穆兄這般肝膽相待，事有經權，只此便了。這裡鄰家是個車夫，我去僱定了，五鼓啟行。」進去對女兒說道：「我到東京必無大事，只是放你不下。方才那穆兄講得有理，明早同二位嬌嬌去，權且安身。有安先生在哪裡，自然無事，你還要謹慎。事若一解，我就來領你回家。」小姐見說同蕭小姐去，也依允了。

當夜一家不睡，收拾行李停當，到五更吃了酒飯。車子到門前，先裝了細軟行李，蕭、金娘子各坐了一乘，兩位小姐共坐了一乘。聞煥章又吩咐一番：「你出門之後，我也即上東京，不等來提。」蕭、金娘子謝過登車，聞煥章取一封回書與安道全，並寫寄托女兒之事。各各垂淚而別。

穆春提了朴刀，大踏步押著車子前進，到晚足行一百里路。晚間尋客店，揀一間潔淨的房，安頓了女眷，自己在房門前安歇。這客店是三岔路口，河北、山東、河南往來道路。客房裡也下得人多，見一個人滿面黑斑，兩眼暈進，狀貌猙獰，打角酒，一盤牛肉，同一個人共吃。那個人問道：「你從哪裡來？」這個人答道：「我在東京開封府呈首反叛事情，已蒙准了，發在東昌府捉人。我回家去料理。」那人道：「你何苦惹這空禍！敢是有仇麼？」這人道：「仇也有些。若不去闖空頭禍，我焦面鬼怎得香噴噴老婆到手？」那人道：「明早晨趕路，不陪你了。」走了去。穆春仔細一認，又聽他自說出諱名。暗記在心。到雞鳴時候，各自起身。穆春看蕭、金娘子、聞小姐上了車子，吩咐車夫道：「你們先去，在十里亭等我，我就來。」車夫推著先走。原來這三岔路到登州過東，東昌反轉落北。

穆春先在大路上，見焦面鬼背了布套子，獨自出門。讓他走過，隨後跟來。行了五里多路，天尚未明。到一古廟邊，周圍一望，並無行人，趕上叫道：「焦面鬼，和你同走。」焦面鬼只道昨夜同吃酒的人，就立住了腳。穆春向前，把腳做了鐵門限，劈胸一拳，望後便倒，喝道：「你要香噴噴的老婆，叫你先吃碗板刀麵著！」拔出腰刀，照頭砍下，直挺在地。廟前有口枯井，提了腰膀，望黑洞洞井裡一丟，眼見得井底窺天了。把布套子一抖，抖出一個小皮護書匣兒，一二兩零碎銀子，幾張有字的紙，藏在自己纏袋裡。提了朴刀，從舊路趕過東。

往回有二十里，車子歇在亭子上，車夫蹲著打盹。穆春道：「小姐，我為聞先生報了仇了，到東京必然無事。」聞小姐不知緣故，不好問得。穆春喚醒車夫走路。第三日，到了山邊，先去通知安道全，備說聞煥章之事，蕭讓、金大堅出來接了家眷，自有顧大嫂、阮小七母親陪進。安道全看了回書，見聞小姐回來，甚是歡喜。穆春道：「還有一樁快事！」纏袋裡摸出字紙來，卻是焦面鬼開封府呈首的底子，說：「他在店中吃酒如何講，被我趕上殺死，丟在枯井內了。」樂廷玉與眾頭領贊道：「兄弟，你真是好漢子！每事做得斬絕！」擺筵席與穆春接風，又與蕭讓、金大堅暖房。裡面款待聞小姐、蕭、金娘子自不必說。正是：聚散卻如萍打葉，歡娛深喜鳥歸巢。不知聞煥章到東京畢竟如何結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穆春先送聞小姐上山，後來聞煥章便可護送呼延灼家眷竟到登云。省卻許多兜搭，極得剪裁之法。）